



当历史可以观看

这里，是一些“不宜发表”、“曾入敌档”、“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
在“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之外，凝视“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

当历史可以观看

冯克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历史可以观看 / 冯克力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495-3559-0

I. ①当… II. ①冯…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331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7.5 字数: 70千字 图片: 92幅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褴褛的记忆 / 陈丹青
9	当历史可以观看……
21	让“历史成见”尴尬的照片
37	日常民国
51	老照片的“价值”
63	照片“遭遇”之种种
77	家庭合影里的伦理与时代
93	“不宜发表”
107	曾入“敌档”
121	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

131	纪念集里识沧桑
143	进城
155	曾经的“蜜月”
171	1967年：定格在地质部大院
183	田间地头的“政治”
193	北京的气候
203	未被遗忘的孙明经
217	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
233	后记 / 冯克力

褴褛的记忆

陈丹青

我家五斗橱的抽屉，底层垫着旧报纸，轻轻掀开，手指探向深处，就能移出我的祖父的照片，如证件照片那般大。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枚照片摄于淮海战役时期，之后，祖父逃往广东，再从海南岛逃去台湾了。

家里另有两三册影集，不必隐藏。50年代的老式影集，内页是黑色纸版，每页贴满大小不一的家庭照，每一照片的四角，嵌入薄如蝉翼的小贴片——我至今不知这贴片叫什么，文具店照相馆都有卖，密匝匝装在小盒子里——父亲母亲童年成年的照片，各房亲戚和同事朋友的照片，还有我与弟弟自小及长的照片：全是黑白的，凡照相店拍摄的照片，四周必有齿形花边，通常，右下端落着照相店名的浅浅的钢印。

1966年抄家，书和影集抄走了（隔年，影集还了回来），记得抄家那夜，其实是翌日凌晨，满室狼藉，母亲开开五斗橱：他们当然搜查了每个抽屉，却忘了掀起那层纸：祖父的照片还在。

默默凝视照片，不想到这是一枚硬纸，相信影像中那个人就在眼前——从未面见的祖父，童年时代的母亲——这种纯真的经验，遗失很久了。自从学会拍照，自从彩色照片出现，自从累积了无数照片和底片，直到数码影像无节制占满电脑存盘，总之，自从我以为懂得摄影，儿时面对照片的心理经验、观看经验，再难找回了。

为什么动人的照片大抵是老照片，而且黑白？为什么黑白影像这才勾起记忆、如同历史？凡过去久远的人与图景，便是历史么？为什么科技偏偏等到黑白照片摄取的人事成为历史，于是发明了彩色照片——当然，这是毫不讲理的设问，科技变化本身就是历史——为什么在看了无数照片后，我仍怀想早先独对黑白照片的凝视？

这像是哲学问题，但是谢天谢地，此刻我从自家照片的记忆中抽身，发现这种经验从未遗失。很简单：当你观看他人的照片。

也是很久前的记忆了，现在才想起、才明白：三十年前，当我在纽约骤然看到大量经典黑白照片——战争、都市、灾祸、色情、罪案、监狱、家庭、罗马巴黎旧城区，尤其是各国人物的照片——我立即像儿时记忆中那般，专注凝视我正端详的那张脸，忘了那是照片。当我渐渐有了摄影意识（有时，意识妨碍观看）——如本雅明、巴特、桑塔格所灌输的摄影意识——那种相信，因相信而默默凝视的经验，仍然在，并在凝视的一刻，

浑然不知其在。

但这经验的前提，须得是别人的照片，还有：消失的景观。

两三年前，我买到十余册中国风景影集的欧洲古董原版，家庭影集尺寸，衬着灰色的上好的厚纸，摄影者都是热爱中国的欧洲人。核查拍摄年份，时当二三十年代，北方割据，军阀混战，或者，井冈山与瑞金布满红色武装，而我的父母，已经降生。可是在这些照片里，千年神州，亘古如斯，美丽而宁静：田舍，渔舟，油菜花，江南古桥，临水人家，午后的街巷，运河对岸的塔群，天际白云，水光潋滟……这是我的祖国吗？我从未有过这般伤心的观看，恨不得把脑袋钻进图片。

90年代，我每年回大陆走动，在书店发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此后，我收齐了《老照片》单行本与厚厚的合集。如今他们每期给我寄来，再忙，也必逐页细看，阅读文章，读着，回向配图，再三端详。如今很难有哪篇文章打动我，可我常被《老照片》里不少书写所触动，读过后，惟呆呆复看照片，说不出话。

《老照片》的涵容，远远超过一本影集，或图文书（所有杂志充斥图文）。列举我记忆深刻的老照片，是件困难的事。那几位刚被日军捕获的女军人，后来活下来么？（她们顶多二十出头，是国军还是红军）那位《红岩》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原来是蜀中美人（刚毅的苦相，年轻时杀过人，50年代也遭整肃，此后画起画来）。民国夫妻的西式婚礼照，尤为可看（纱裙、西装、

花篮、小傣相，眼看这些童男玉女在 50 年代换穿人民装，60 年代与子女捧着红宝书，八九十年代，分明老了，老到如彩色照片一样丑陋，幸亏低成本的《老照片》使彩照变成黑白），还有南北各省质朴而愚昧的平头百姓（建国后的呆相，似比民国时期拍照时的呆，更其深沉冥顽而不自知）……

相比欧美日本无数精装摄影专集，廉价的《老照片》既不是影集，也不像摄影杂志，更非文字书。我曾对主编冯克力先生说，可惜了，这般珍贵的影像，如在国外，是要认真分类而排版，做成一流影集。这些年，相对讲究的国内摄影集，越来越多：民国史照片有台湾的秦风系列；辛亥百年，则刘香成推出的《壹玖壹壹》和《上海》，无疑是国际水准了。冷战后，欧美即曾出版苏俄与中国的大型历史摄影集，但休想进入内地。如今能在北京觅得刘香成中英文版本的大影集，多少使我发生一种错觉：中国勉强是个世界性国家了。虽然，这类高档影集在京沪书店并不上架，百姓便是见了，买不起，也并不在意的。

老百姓爱看什么照片？在乡下，家家户户至少有一枚镜框挤满数十张照片，上及祖宗，下有儿孙；城镇的市民，则哪家没有几本塞满亲友照片的影集？——如今，单是女孩一次性的装扮照，“影楼”就给做成花枝招展的集册——除了自己、自家和亲友的照片，“老百姓”未必爱看他人的照片，更别说历史影像：其实，在我们叫做严肃摄影的那类照片里，都是你不认识的人。

摄影家、当代艺术家及评家——或许包括部分高级白领——

另当别论。而院墙内的知识分子，以我的印象，保守地说，十之六七并不敏感于摄影。要之，在中国，影像文化尚未养成普遍的知识立场，稳定的政治态度，并借以维系一种不假借文字的历史眼光、历史感——虽然今日中国到处充斥影像与照片。

事情是这样吗？但愿我是错的。通常，我也不爱看别人的照片——照片，摄影，是两件事——可是，奇异地，《老照片》一举勾销了摄影与照片的异同，同时，公众与私人、历史与家庭、阅读与观看的关系，均告合一。《老照片》的来源，大部分就是家家户户私人照相簿，是数以万计没有理由进入“摄影”集册的寻常“照片”。虽然，后现代若干摄影风格仿效“家庭影集”的私人感，但《老照片》的缘起和意图，再朴素不过，即如中央台90年代一档专题节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它从一开始就变成百姓私人照片的集散地，街坊邻居、不同代际，得以彼此传看。每次翻开《老照片》，那陌生的，同时，又熟悉又亲切的感觉，像是捡来一册无主的照相簿，倘若愿意阅读文字，我们便走进一户户家庭，在至少三代成员中，认出我们自己及父祖的生涯——上百年来，中国的哪个家族和家庭能逃过革命与巨变么？在《老照片》的黑白谱系中，多是已逝的人，还有，一去不返的景观。

总之，《老照片》从不标榜摄影刊物，它与我们称为“摄影”的那么一种文化，毫无关涉，它甚至未曾意识到它做了精英摄影无法做到的事，因为它来自、并回到寻常的家庭，寻常的人。

现在我愿收回对冯先生说过的话，很简单：请《老照片》一如其旧。二十年来，它已成为全体国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会在其中找到既属于亲属、又属于国家的记忆。这是一份持续遗失而遭贬值的记忆，《老照片》使之不断扩展、传递，默默增值，有如人找回了家族的遗物。它因此超越了摄影，如它征集的文字，超越文章，是人在目睹照片之际的喃喃自语，是当一切皆尽销陨，濒于失忆，于是有迟到的告白。但《老照片》的基调很少流于伤感，甚而是温馨的，没有一位叙述者自觉是在谈论摄影，而是与读者相对，说起往事和故人。有谁在讲述家人家事时，还须刻意伪饰么？此所以《老照片》罕见伪饰的文字，在我看来，它可能是眼下无数文字读物中，格外诚实而可读的一份，虽然它题名为《老照片》。

我也愈发肯定《老照片》的廉价感——当我说“廉价”，绝不意指《老照片》粗陋，它如贫家的摆设，显得洁净而有自尊——因这廉价感与中国近代史，何其对应：记忆的贬值，一定对应被贬值的历史，争战、革命、转型、喧嚣，去旧而新的新中国历程，其实不过草草，忽而旧了，以其斑驳的影像，汇入这本薄薄的册子，影影绰绰，算是历史的草草交代。说是交代，也勉强，若非仅存的照片，近代史的多少人与事，等于没有存在，没有发生：枉死的人物，铲除的景观，各省各地，千家万户……瞧着一辑辑《老照片》，我不起幸存之感，它提醒我，尚有更多的照片，湮灭了。如从历史灰烬中捡剩的残余，追念洗劫，《老

照片》不可能像欧美的影集那样，堂皇齐整：它应该是这样的。

我无能，也不必评说《老照片》里的影像。影像就是叙述，何况伴有家属的旁白。眼下，冯克力先生出面叙述《老照片》自己的故事，我读了，篇篇都好——原来，为获得并获准刊印这些照片，照片中的故事背后，还有故事——据说，持续多年，《老照片》的销售排名领先各种书刊，是名副其实的长销书。是的，我们褴褛的记忆，延绵牵连，不肯中辍：它就是这样的。

谢谢老照片的无数提供者。谢谢冯克力先生！

2013年2月27日写在北京

当历史可以观看……

摄影诞生以前，人们主要是通过文字记述去了解历史，最多还可以通过雕塑、建筑、绘画以及出土的实物去触摸和感知过去。摄影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此，历史由被回忆、被叙述，变成了可以观看的。某些历史场景，因为有了照片的记录，变得更直观，也更确定了。摄影对历史叙述的这种划时代的改变，恐怕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那个叫达盖尔的法国人不慎打碎了一支温度计、意外发明银版显影时，也没有想到的吧。

与文字的叙述不同，照片所定格的历史，是直观而全息的说它是直观的，这不难理解，说它“全息”，是借用了“全息论”的说法，即“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个物像的全部信息”，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所做的一种类比。有时候一幅照片就像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切片，所承载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图一 20 世纪初,烟台祖孙三代的合影。主人将家中但凡有些时髦或“品位”的什物,都摆到面前的桌子上,使得今天的人们看到了一个世纪前当地民众的生活细节。

这里有一张拍摄于 20 世纪初的照片（图一），是烟台一家祖孙三代的合影。照片在拍摄的时候，明显地经过了导演摆布，人物面前的案几上，左右两边分别放置着代表新式生活的煤油灯和闹钟，中间则摆着水烟袋、紫砂壶和一对青花小碗，想来主人家中但凡有点时髦或有些“品位”的什物，都摆到了面前的桌子上。在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再来看这张照片，我们分明要感谢那位精心的“摆布者”了，正是由于他的导演与摆布，让今天的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世纪以前烟台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应《老照片》之邀解读这张照片的社会民俗专家，则从放置在桌子上的那盏新式的煤油灯，进而联想到美孚石油公司为倾销自己的产品在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举措，从中读到了更多的东西……有时照片里毫不起眼的一什一物，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中外交往和社会变迁的有力佐证。这似乎又印证了苏珊·桑塔格那句话：“所有的照片，都会由于年代足够久远而变得有意味和感人。”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由于刻意的布置，才保留了诸多社会信息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幅照片（图二），却完全是不自觉地、于不经意间留住了丰富的信息。这是 1962 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的合影。以笔者粗略的观察，这张普通的合影，至少留住了以下的信息：

1. 那时的政府机构十分精简，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



图二 1962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合影。照片于不经意间留住了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